

民国时期

体解

纪实

第

3

卷

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

第 3 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第3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8印张 451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604-1162-2/I·162

定价:23.00元

目 录

- 王宗仁
 枪响芦沟桥 (1)
- 胡全福
 平型关风云 (55)
- 张呈祥 孙赋亮
 华北第一战 (117)
- 魏碧海
 铁流东进 八路军 115 师征战纪 (212)
- 柳建伟
 红太阳 白太阳 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 (276)
- 陈立人
 八百壮士 淞沪悲歌 (335)
- 徐志耕
 屠城血债 30 万同胞死难记 (359)
- 谭元亨
 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追诉 (519)

● 王宗仁

枪响芦沟桥

—

出人意料的是，1937年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凌晨踏着铺雪的小路不知不觉来到后，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种狂风卷着的枪声以及刺刀送来的婴儿的哭啼。

这年之初，的确是风平浪静的。

一只鸽子正唱着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强硬之中好像兑了一点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谓“稳健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行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而是与南京政府实行‘提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国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

接着，形势似乎变得更平缓了。广田内阁倒台，新组阁的林銑十郎，启用了“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林銑十郎不想做一只狼，而是要当羊，他明明白白地标榜要以新的姿态开始

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实行新政策。新在何处？简言之，就是“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当然，如果日方的许诺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话，人们怀疑他们的诚意就不是没有道理了。问题是他们出台了一系列表示“亲善”、“友好”的措施：

——日本政府派出了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商讨两国邦交调整和经济提携问题。儿玉频频与蒋介石、张群等要人会晤，气氛融洽，言谈坦率，没有以往留在国人脑海中的鬼子的那种匪气；

——下令他们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停止对绥远、山西、南京及其它方面的分离工作。并解散了几支伪部队；

——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和29军师长张自忠应邀赴日参观日军陆海空联合演习；

——日本一个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及其他军政要员举行联欢，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亲自出席联欢会。

……

日本和中国，何曾有过这样的亲善气氛？何曾有过这样的热闹场面？

日本人和中国人，拿着矛要戳人和拿着盾防身的人在一起浪漫？

凶猛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地出现在“佐藤外交”上。

世上的任何事情，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包括人和人的交往，如果出现超乎常人的规范甚至连展开想象的翅膀都追及不上的事情，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有一场悲剧发生。例如，黄鼠狼给鸡拜年；再例如，狐狸欣赏乌鸦的歌喉；还例如，老狼把一束鲜花送给了山羊……

夏日的正午落了一场雪，而且是不融化的雪。世界在剧烈的

狂啸，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意味深长的还有一件事：华北驻屯军拨给 29 军一个营的三八式野炮。

查遍日本对华政策的所有档案，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再扩大一点范围，希特勒对他的对手，墨索里尼对他的敌人，均没有用过这么绝妙的手段。

三八式野山炮，作为礼品赠于中国军队，而且是一支抗日有功的军队，太令人深思了！

一个精彩的谜。

平静，平静得宇宙间到处是喧嚣！亲善，亲善得老虎成了佛爷。

火山在即将爆发的一瞬间，死一样的寂静。

黎明在快要降临前，浓重的黑暗将大地压得喘不过气来。

1937 年的这个春天，花照样的在竞相开放，鸟儿依旧在尽情欢唱，解了冻的江河流泻得好不顺畅！

落雪的白天，远方漆黑一片……

就连日本驻上海的记者松本重治先生都感到这气氛有点蹊跷，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像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6 月中旬，他前往华北摸摸情况。

在北平，他找到几个朋友，朋友什么也说不清楚，只告诉他外交使团的许多人都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北平街上很平静。一只军犬在悠闲地散步。

松本重治想到了学生运动，听说大学生正在组织罢课。他在朋友的带领下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4 所大学，学校里鸦雀无声，连学生的影子都没有。

那只军犬仍在散步。

他想：真怪？……

杀人是不会美丽的。

日寇正用刺刀尖在蓝天上画着和平鸽。对华北政策的突然改变掩饰着他们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善良的好心人还有一些列不到善良人中的糊涂人，不少都被日寇的笑脸蒙蔽了。以为刽子手成佛了，因而显得晕头转向，仿佛要坐着白云漫游太空一般的乐观起来。

自然，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毛泽东这位伟人是站在山巅纵观战争全局的。

1937年5月2日，即芦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这样告诫大家：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实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和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这是来自高山上的声音，也是大海浪尖上发出的召唤。

中国人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救亡抗战。

因为行盗者已经跑在了防盗人的前面，越过大洋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夏日的太阳像枚熟透的红果，异常耀眼地挂在天空。强盗连太阳也想占为私有，天上的星星最好也变成他们兜里的宝石。

大老远地漂洋过海登上这块陆地，不霸占它除非疯了？

二

眼下，日寇最眼馋也是最恼火的事情是：怎么把丰台搞到手？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是平津的南大门，东距广安门 12 公里，西到芦沟桥 7 公里。丰台自古就是花卉之乡，乡民以养花为生者占大多数，有“丰台芍药甲天下”之美称。

当然，日寇瞄准了丰台不是眼馋它的花香，而是瞅中了它的战略位置。这里自清末建起火车站以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丰台镇成为军事、经济、政治上的战略要地。

日寇要实现侵吞北平、天津乃至华北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丰台。眼下，丰台镇的主要地面，尤其是火车站由 29 军守卫着，这使日军很不安宁，犹如芒针刺背一样不安宁，他们做梦都想着丰台成为自己的天下。

日军驻进丰台镇开始于 1935 年 11 月，先是小股的宪兵队，后来又有步兵联队、战车队等。当时日军驻扎的是旧英国兵营，即今天丰台火车站东北处的东仓库。野心勃勃的日寇对所占的这一块“弹丸之地”很不满足，他们要扩展地盘，独占丰台。

29 军驻在火车站对面，距日军营房仅 300 米左右，两个敌对的军队相隔如此近的距离，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

距离芦沟桥事变只剩下不足一个月时间了。

29 军的指战员不得不从这时候起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在北平以南的芦沟桥头。

从 6 月初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芦沟桥一带设了阵地，也增加了兵力；

从 6 月 26 日起，他们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 37 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这当然是宋哲元的决定了；

也是从 6 月下旬起，宋军座指示将芦沟桥和宛平城作为重点

防守阵地。219团驻守在宛平和长辛店地区，其中，第三营被指定为加强营，专门负责守卫宛平城和芦沟桥。

金营长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他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

全营共7个连队，计1400余人：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2个轻重迫击炮连。

金营长对兵力的部署如下：

铁路桥以东及其以北是重点防守地域，将战斗力较强的11连置于此处；

12连负责防守宛平城以南的地方；

9连驻扎在宛平城内；

10连集结在芦沟桥西首大王庙内，为全营的预备队；

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头，负责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

轻迫击炮连则放在城东门内，随时准备支援邻近部队；

重机枪连集结在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前方哪里需要加强火力，就开往哪里去支援。

部署完队伍以后，金振中营长并没有丝毫的轻松之感，压在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战斗还没打响，他的心他的思绪他的精力已经飞到了前沿阵地上……

他是个老兵了，仗没少打，胜仗、败仗都经过，身上也挨过敌人的枪子。可这阵子为什么他的心扑腾扑腾跳得厉害？思前想后，他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打仗，不打仗还养兵干什么？而是他不知道这一仗何时会打起来，打起来后又会有个什么局面，这才是他心神不定的原因所在。

西山衔着夕阳，久久不肯坠落。

这晚，全营部队除正在岗上执勤的以外，全都集中起来进行晚点名。金振中给官兵们训话。

“我们三营驻扎在芦沟桥地区已经一年多了，日本鬼子是个什么样儿，大家都有数，谁的心里没有一本日军行凶作恶的罪行帐？但是，日军像眼下这样不分昼夜的疯了似的进行挑衅，还真少见。今天下午河道里几个种瓜的农民又被日军的狼狗咬得奄奄一息。兄弟们，这都是仇都是恨呀，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三营处在最前线，脚下就是芦沟桥，485只石狮子都看着我们呢？这是军首长对我们三营的信任和重托，我们担负着保卫芦沟桥，保卫北平的重任！”

说到这里，他突然抬高嗓门说：

“从现在起，我们全营提一个口号，大家要记住，这个口号是‘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这是咱们三营的誓言，每个人每天开饭前、睡觉前必须朗诵一遍，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地动山摇的回答声。

金营长说：“好！大家给我朗诵一遍，一——二——”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巨大的浪涛排空般的吼声，迅速地弥漫天穹。

月亮在天边打颤。

夏夜的道路就是战士这怒吼声。

三

7月6日，北平地区突然降了一场少见的大雨。呼啸的狂风卷着雨柱，拍击着宇宙间的一切生灵。所有的声音都被大雨吞没了。

每一个士兵的心被雨水淋得湿透。

地面上的雨水淌成了一条条数不清的河溪。

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下雨，直到吃早饭了，还没有停的意思，且呈现着越下越大的势头。

芦沟桥罩在了无边无际的蒙蒙雨中……

日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没有中断。

他们的队伍在铁路桥东回龙庙前的演习场地上操练着，攻击目标是芦沟桥。又是演习冲锋，又是构筑工事，还有隆隆的战车在雨中驶过……

雨声……

枪声……

履带声……

上午，日军的演习队伍冒雨踏到了宛平城东门外。一个日本军官找到 29 军的守城部队，提出了要求：队伍通过县城到长辛店去演习。

金营长断然拒绝。

日军赖在城外不肯退去。

三营的哨兵严守着城门。

局势很紧张，双方都在悄没声地进行着军事部署。

雨悄悄地渗透到夜色中。

天，渐渐地变暗了，夜幕落下。叮铃当啷的雨声却敲得更欢更响了。伸手不见五指。

日军退回了丰台驻地。

何基沣旅长对 219 团下了命令：注意监视日军的行动，随时将情况报告给我。

命令逐级下至三营。

金振中对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何旅长的指示，他要求每个人务必做好战斗准备，还作出一条规定：日军进入我部阵地 100 米才准许射击，绝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金营长是深入到每个班排和执勤点传达命令的，不能留下一个死角。

他返回营部时，雨仍在急剧地下着。他感到身上的湿军衣很

重，心情也很沉重。

雨丝搅得他看不见路，只能凭着平时的记忆摸索着前进。

夜，12时，熄灯号声在风雨的弥漫声中掠过夜空。

三营的官兵今晚睡得好晚。一阵阵雄浑的口号声响在芦沟桥畔：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永定河的河道上，亮着一只眼睛，那是农人茅屋里点的油灯。

风雨中，灯灭了。漆黑一片……

打更人忧郁的叫喊声走过夜空：“平安无事！”

四

当时间的脚步行进到7月6日与7日相衔接的临界处时，宛平城里的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过去了一天！

雨，仍然无休止地降落着。昨天的一切已经被雨水淹没了，曾经有过的担心、惊恐，都不重要了。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今天：7月7日。

回龙庙前的树杈吊着一块当钟用的铁条，使人感到它永远也不会有响声了，像具尸体。

通往芦沟桥的路被几天来的连阴雨泡得软软的像发了酵的面，一个光背农人牵着两个泥猴似的娃儿，蹒跚而来，腿肚子被泥浆吞去了一半，艰难地跋着脚，一步一挪地走着……

日军的演习在这样的雨天也没有停止过。

演习的队伍是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带队，演习地域在卢沟桥以北的回龙庙附近。鬼子是昼夜演习，夜里比白天折腾得更凶。

据后来在日本出版的一份《芦沟桥战斗详报》记载，日军这

次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系回龙庙之误。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这三个地方之间各距约1000余米，呈等边三角形。回龙庙内驻有中国士兵。

日军就是要在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弄枪耍枪，他们的气焰有多嚣张，可见一斑。

营部的电话铃尖叫了起来，金振中拿起听筒还没放到耳廓上就听到了吉星文团长的声音：“是老金吗？旅长指示我们，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如果日军进行挑衅，就坚决回击！”

毫无疑问，在这时发出这样的指示，是鼓舞人心的，哪个战士心里不憋满了对日寇的气愤？

末了，吉团长又叮咛说：“老金，风声越来越紧了，看来刮风以后就是一场暴雨，我们既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又要做好防雨的工作。用旅长的话说，这些日子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有什么情况你要及时报告。”

“请团长放心，金振中和三营全体指战员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去战斗！”

风声雨声混搅成一股巨浪，在北平郊外的不宁静的大地上飞溅着。宇宙间充满着一片哗哗的水声。

天仿佛是一个漏斗，漏水如注。

.....

何基沣旅长的双眼里网满了血丝，他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了。的确很累，蜡黄的脸色犹如刚害过一场大病，但他仍然得硬撑着身子去做他必须做的每一项工作。他的旅分散在北平附近的各个点上执勤，芦沟桥、宛平自然是他关注的重点。宋军长说过：“老何，别的地方出了问题我和你要打他们的屁股，芦沟桥和宛平城出了问题，上面要打我和你的屁股。”他实

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今天，他的心里猫抓一样难受，立坐不宁。不知为什么？

他无心在屋里呆下去，披了件雨衣出了门，扑进了风雨中。枪声射透了雨帘……

五

很巧，7月7日这一天是选举“国大”代表正式投票日，宛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清早一起床就忙开了，他们分成几组到各区乡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监票。河北省有规定：各投票点上的票箱不能启封，要原封不动地送到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市，而且必须当日送到。

这样，负责搜集各点上投票选举情况的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就显得格外忙碌了。他的办公室在这一天成了全县的中心，各区乡镇都围绕着他忙而又乱、乱而又忙地运转。

电话铃响了。一个乡里请示写在票上的候选人最多能有几名；又是一个镇上的电话，反映票箱太小，难以装下选票；

这是来自城关镇的电话，还是提出了票箱太小的问题……

电话，电话……

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都快把这间办公室抬起来了。洪大中却显得很镇静，有条不紊，总是耐心地、果断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做文秘工作多年，磨练得成熟，圆滑。

下午4时，所有的票箱都准时送到了县上。洪大中的办公室门前堆起了一座小山。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题，这么多的票箱怎么往保定送呢？

体积庞大当然是个困难了，但还不是主要的。最让他伤透脑筋的是赶不上火车了。每天在芦沟桥车站停车的各次列车全都在下午4点钟之前。如果赶到前一站长辛店去搭车，也要等到夜里

才有车，这样就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保定了。

洪大中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转，就是琢磨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围。无奈，最后他和铁路局联系，请求他们批准5点30分南下的一列客车破例在芦沟桥站临时停车1分钟，把护送票箱的人员带到保定。铁路局对这种大事不敢拒绝，很痛快地同意了。

洪大中亲自将票箱送上了火车，目送着列车驶出车站后，才长长地吁了口气。他有一块石头从心里落地的轻松之感。但是，随之，便有一个疑团泛上脑际，省里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宛平当众启开票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实在琢磨不透这里的奥秘……

远去列车的铿锵声从耳畔渐渐消失，霎时，车站变得空荡荡、静悄悄。洪大中若有所失地将目光从暮色苍茫的远处收回来，慢腾腾地移动脚步向城里走去。

雨，已经停了。田野里在消失了火车吼叫声引起的震颤以后，显得格外开阔，豁亮。清风徐徐，爽气入心，没人高的高粱苗在微风里哗啦哗啦地碰响着，那是在唱歌吗？洪大中的心情并不轻松，挽在他心里的那个疑团越来越大。

夕阳在西天燃烧，大地披上了一件得体的彩裙。满天的火烧云却渐渐褪色，变暗。夕阳像个火球，赤裸裸地露在西山之巅。

沉没的，是夕阳的光环；不沉的，是这座芦沟桥的躯体。

太阳终于收起了洒在大地上的最后一缕阳光，洪大中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依托，胸腔如荒原一样空荡荡。

他一回到县政府，早就在宿舍门前等他的公务员急忙上前，怯生生地说：“科长，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正在修筑工事！”

六

大约是夜里11时不到的时候，在宛平城东面突然响起几声枪

声。很刺耳，像钢锯划了一下玻璃板。

这枪声穿进每一个熟睡了宛平人心里，肯定会有不少人起身支棱着耳朵听动静。可是，大地又变得静静的，死一样寂静。不知名的夜虫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更增加了夜的寂静和幽深。黑洞洞的夜很像无底洞。

雨，还在下着。

这一刻，永定河涨水了，把芦沟桥的影子卷走了。

不久，就是一阵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大地在风雨中震颤，宛平城也在震颤。

三营的指战员们听到了这动静！

居民们也在枪声里开始躁动！

大雨如注，天被捅破似的倾泻着泪水。

城里城外的军民都传着一个惊慌失措的信息：鬼子要攻城了！

街上乱糟糟的。但是，很少听见有人说话声，只是脚步声连着脚步声……有跑步的，也有轻轻走动的，还有跺脚的。

金振中虽然早有突然发生事变的思想准备，此时也难免不紧张。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拨通何旅长的电话，报告，请示。

“可以断定枪声是从日军营地传来的。枪声响起来后，他们的队伍就拉出来了，至于拉到何处去，现在我还说不清。宛平城里的民众也慌慌乱乱地不知怎么办……”

金振中想尽量说得清楚些，但他确实说不清。

何基沣的回答十分简明：“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回击来犯的敌人！”

放下电话，何旅长立即给 129 团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得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如果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

三营官兵很快就接到了这三条命令。

事情的发展却变得格外扑朔迷离。枪声响后，再没有动静。